

艺海逆舟

林风眠传

刘世敏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艺海逆舟——林风眠传

著作 者：刘世敏 责任编辑：朱孝达 装帧设计：丹 赤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印 刷：吉林省九三彩印厂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mm 1/32 11.375 印张 插页 32

印 数：0001—5000 册

书 号：ISBN 7-5386-0897-4/J·632 定价：28.30 元



欣闻《艺海逆舟——林风眠传》

出版有感·苏天赐 1

故园依稀 (1900 – 1919)

梅江梦痕	3
妈妈的歌声	9
祖父的训诫	14
稚童脱颖	17
启蒙恩师梁伯聪	23

巴黎励志 (1919 – 1925)

枫丹白露的濡染	31
引路良师扬西斯	34
博物馆汲乳	36

柏林幽情	44
轰动法兰西	55
爱的葬礼	58

“为艺术战”（1926－1938）

知遇于蔡元培	65
“北京艺术大会”	72
教育家的风范	81
“艺术运动社”	109
英雄失路	119

碧血丹青（1938－1977）

痴情“殉道”	131
天涯沦落人	140

七年成果	144
玉泉孤影	152
蛰居南昌路	161
申城探索	171
身陷囹圄	189
涛声依旧	195

香江唱晚（1977－1991）

心系西子湖	205
手足之情	219
师生情谊	221
残阳如血	235
真水无香	243
痛失良师	254
公论自在	258

林风眠年谱	265
后记	279
附录一 林风眠艺术思想纂辑	
东西艺术之前途	287
致全国艺术界书	299
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	322
我们要注意——国立杭州艺专纪念周讲演	324
什么是我们的坦途——为杭州民国日报新年特刊作	331
自序（节选）	335
美术界的两个问题	338
要认真地做研究工作	341
抒情·传情及其他	343
附录二 林风眠作品选辑 彩页	

故园依稀

梅江梦痕

林风眠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了“我要回家”这样撕心裂肺的四个字。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可破译的迷。斯言，未免玄虚。其实很简单，这是他的解不开剪不断的思乡情结。

林风眠“少小离家”，却因种种原因没能“老大回”。可是，他“乡音无改”一直到去世，都是讲他的客家话。可以说，这是他慰藉乡愁的一种方式。他一生多次写回忆文章，怀念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1963年在上海隐居时写道：“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山区的石匠家里……”

“我离开家乡已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但童年的回忆，仍如在眼前，像一幅画，不时在脑海中显现出来，十分清楚。虽隔数十载，竟如昨日……”1989年，他九十岁时，在香港还写了情深意长的自述：“我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里……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

起家乡的片片浮云、清清小溪、远远的松树和屋旁的翠竹……”

林风眠这个“肖邦式”的人物，多么希望能像“肖邦的心”一样魂归故里。语云：“青山处处埋忠骨”。然而，一生寄情笔墨，以大自然作为抚慰孤寂灵魂的林风眠，却未能掩埋于青山中得以安魂，他离开我们已八年了，至今他的骨灰还存放在香港的一座道观里。

林风眠至死，乡音没有改变，思乡之情没有改变，而且乡音益发浓烈，乡情益发炽热。这是因为，童年的生活着实影响他的一生，不可泯灭。

林风眠 1900 年 11 月 22 日（农历十月初一）出生在广东梅县西阳堡（白宫镇）阁公岭村。林风眠曾经这样说：“我生在那倒霉的庚子年。”因为这年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白宫人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族客家人。因此，白宫在民情风俗和传统意识上，都是中原文化的承传，又有在长期的特殊环境和不断迁徙中形成的习性。白宫人崇尚礼仪，讲究“规矩”，不但称号有格，待人接物也极讲谦恭有礼。

白宫人在宴请、晤面、交谈、告辞、行路等礼仪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至于节日习俗，生日礼

俗、婚丧嫁娶更是繁縟。在旧社会的婚俗，自然也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一套。林氏家族是村中大户，就更不例外了，“门当户对”，“明媒正娶”，“花花大轿”，是他们操办婚姻的基本准则。

林风眠的爷爷林维仁是一个善良而又富有智慧的老实石匠，只生养了林风眠父亲林伯恩又名雨农一个独生子，在儿子婚姻上，他是颇费心思的。他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对遗传基因未必懂，但也深深知道“一世无好妻，十世无好子”的民谚蕴涵的道理。于是就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从苗寨买了聪明、美丽、善良、贤惠的苗家女阙阿带给儿子作妻。

阙氏一进林家门就对林家的繁琐的族规很反感，进而发现丈夫是个过分老实的石匠，除了还会写几笔字，画两笔画以外，别无所长。因此，新婚不久就觉得精神上缺少些什么。但这种心情很快就被另一种希望取代了，她发觉自己怀了身孕，于是就开始为没有出生的小宝宝准备各种衣物。

阙阿带是个善唱山歌，又会一手苗绣的才女。她每天满怀希望地为未出生的宝贝绣呵绣呵，小兜肚、小虎头鞋、小花被，应有尽有，家里如同小工艺美术馆似的。她的绣品传到远近村子，姐妹们翻山越岭赶来看，她绣的凤，展翅欲飞；绣的龙，栩栩如生。她虽然不懂什么叫胎教，却也知道心情愉快孩子会健康、聪明、性格活泼，于是每天都登上山岗，唱几首

山歌，甜美的歌喉也很快闻名遐迩。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深秋夜晚，阙阿带肚子急急作痛，要分娩了。因阙氏在村子里有名气，要分娩的消息就很快传开了，乡民都来小茅屋外为她祈祷。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小茅屋被围个水泄不通。夜里子时刚过，守了半宿的人们有些倦怠了，不时抬头看看月亮和银河。此时最焦急的人，莫过于孩子的爷爷了，他早已从镇上请来了精通《易》学的私塾先生。准备孩子一生下就占一占孩子的八字，以预知孩子的前程。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流星！流星！”人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一颗星星落到了林家的天井里，这时屋里传来了婴儿的呱呱叫声。“生了！生了！是个男孩儿。”一个老阿婆从屋里走出来向大家报告了喜讯。

不多时，私塾先生拿着经书，慢条斯理地说：“这孩子八字占的好啊，顶两颗文曲星，还有学堂、词馆，将来定能登科啊！你们林家有希望了！人们高兴地议论纷纷，只有爷爷不作声。他老人家知道林家几世没有中举的，但他还是将流星落到院子的事，牢牢记在了心里。

为了孙子好养活，爷爷和族亲商量取名“凤鸣”，“凤”代表吉祥，“鸣”即将来科考时一鸣惊人。

小凤鸣的名字，很快就在远近叫开了，而且很快就显露了灵气。后来，村里一个秀才又给他取了学名

叫绍琼，字凤鸣，寄托林家对这个长房长孙的厚望。

阙阿带总是将小凤鸣装在背篓里背着，到小河旁洗衣，到山上采茶、采菜，边劳动边唱着山歌，小凤鸣也咿咿呀呀地跟着妈妈学唱着。他非常喜欢妈妈为他绣的生活用品，小手不停地摩挲着，小嘴不停地咕哝着。妈妈的山歌和苗绣，是小凤鸣最早的艺术启蒙。虽然没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壮举，可她所具有的中华民族优秀妇女的美好品质，平凡而卓越，给幼小的凤鸣树起了影响一生的路标。



林风眠少儿时代居住过的老祖屋 刘世敏摄

早熟的凤鸣，慢慢地不那么依赖妈妈了，他的兴

趣也从妈妈的苗绣移向了美丽的大自然。他开始意识到他的家乡是美丽的，有一种鸟语花香的仙境。山上的树林、山间的小溪、村旁小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每天都吸引他去尽情玩耍，乐而忘返。他经常独自坐在树下，把小脚伸到树旁边的小溪里，听知了一声声歌唱，看蜂蝶上上下下翔舞。到了四五岁，他就能到小河里捉鱼了，然后把它拿到家里养起来。他还喜欢养八哥，每日教它咿呀学语。

日日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幼小的心灵充盈着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又幻化为一种魔力，滋养着他领悟艺术的慧心。家乡的一切，都构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连绵的远山、森森的林木、啁啾的飞鸟、淙淙的溪水、逶迤的乡路，无不给小凤鸣插上幻想的翅膀。山村虽小，却给小凤鸣构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童年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到处隐藏着他童年的身影。后来，不管到什么地方旅行，他都情不自禁地从车窗向外张望，哪怕只是一闪即逝的一棵小树，一条小河，一座小山，都投去深情的一瞥。这种对大自然的亲和状态，成为他的生命组成部分。长此以往，凝聚成他的形象积累、情感积累、语汇积累，最终成为他风景画创作的源泉。

妈妈的歌声

小凤鸣的妈妈性格开朗，富有见地，这一性格影响了林风眠一生。林风眠在生活中总是发出“哈哈哈……”的爽朗笑声，再大的压力也难以让他郁郁寡欢，笑声是他顽强的生命盈溢出来的诗意。

小凤鸣刚咿呀学语，妈妈就教他唱山歌，教他画绣样上的花。她要把儿子培养成能歌善画的德才兼备的人。

梅县是侨乡，男子外出，下南洋谋生是常事，有的刚结婚就分开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还有种特殊的婚俗，叫“隔山讨”。这就是为人看家，或在家里照看父母，娶个妻子留在家里守空房。方式很简单，从外地写信回来，委托乡亲找个媒人，相亲时只有一张像片为凭。婚后，新娘只是挂个虚名，有的至死也未见到丈夫一面，守一辈子活寡。比起这样的婚姻，阙阿带倒还有些满足。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客家人劳

作时的口头创作，即兴唱诵的一种民歌。客家山歌由来已久，它随着客家先民南迁而来。上承诗经之遗风，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字句平仄也较讲究，以客家口语组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琅琅上口，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我国民间文学中独树一帜。

梅城素有“山歌之乡”之称，它的山歌，或曲调高亢，刚健豪放；或柔润婉转，旋律悠悠，情意绵绵。内容上包含爱情、婚姻、家庭、劝善、盼望、安慰、戏谑等等，但又以恋歌为主。凤鸣的妈妈也是当地著名的山歌手之一，是一个敢于追求自由幸福的女性。她以唱山歌的方式表示对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的不满，不但自己唱，而且还鼓励村子里其他受包办婚姻之害的姐妹们起来同封建思想斗争。她的举动使村子里一些妇女起来反抗不幸的婚姻，引起族长和男人们的愤恨，他们准备伺机报复阙阿带。

没多久，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一天，阙阿带同几个姐妹们在村头的山坡上，纵情高唱一首客家情歌：

郎系蜜蜂飞上天，

妹系蜘蛛挂檐前。

有朝一日来入网，

入了我网脱身难。

歌声如同长上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邻村阿哥的